

使那篇文章裏把有括號的部分都去掉，就覺得全文有斷斷續續，支離破碎之感；前後各句各段，都各自獨立，沒有互相呼應；但如果把括號裏的部分都加了進去，我們讀後的感覺便不同了：——全文『一氣呵成』前後各句各段，都有呼應；換句話說，全文像從幾個無機的零件組成了一個有機體。這是什麼緣故呢？緣故當然是在括號裏的文字上。

「這幾處括號裏的文字，本是我們所常見的，在粗心的人看來，似乎並不值得注意；現在我們既明白了牠底作用，牠底重要當然也會同時承認下來的。其中尤其如『不久』、『一會兒』等等，牠們對於前後文章的呼應連絡有顯著的作用；不但是呼應連絡而已，而且有了牠們，前後文章之間的閒文（就是題材剪裁後被淘汰的部分）也就省略得毫無痕跡，使全文看來『天衣無縫』非常完美。

「不過我們在這裏應該留意一件事，就是像『一會兒』、『不久』等的文字在文章裏不宜用得太多，而且在用的時候，要有變化，不要老是『一會兒』、『一會兒』，也不要老是『不久』、『不久』。』犯了後者的毛病，就變成以前周學文說的『三個求婚的少年』如

犯了前者的毛病，則一篇文章都可以『不久』了之。例如那篇參加兒童節紀念會，就可以寫成：

「兒童節那天我去參加兒童節紀念會，到了會場裏，聽演說，看表演遊藝，『不久』就散會了。」

「這樣一來，豈不是根本不用寫文章嗎？」

大家聽了謝安石末了的結束說得很滑稽，忍不住哄堂大笑。

【讀後作業】

(1) 敘事文應該怎麼寫法？(把謝安石上部分演說底大意作一簡單敘述)

(2) 列舉像「不久」「一會兒」等性質相同的詞，比較牠們底用法。

# 十八 上下左右東西南北

——說明文的寫法

天氣一天比一天熱了，好動的啓智小學底孩子們，早已耐不住夾衣的束縛，換上了輕薄的單衫。這就是說：孩子們是更活潑了！

兩星期的時光又在孩子們不知不覺之中溜了去，讀寫研究會的第九次集會的通告，又像以前各次通告那樣的，喚起了每個會員底興奮。

這次演說的人早經執行委員會約定，是上一次獲得寫作比賽第五名的六年級生張定國。

「聽說這一次張定國演說的題目是：『上、下、左、右、東、西、南、北，』真是一個有趣的題目！」

「你猜這個題目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你呢？」

「我也不知道。這個題目真奇怪呀！」

會場裏有二個人這麼對話着。

過了一會，會員全都到齊了。主席走上臺去，照例說了幾句對聽衆的應酬話，向聽衆介紹了演說人；就請張定國上去演說。

「剛才我在會場裏，聽到二位會員談及我今天的講題，說是很有趣，也很奇怪。我恐怕大家此刻都有着同樣的感覺，且先把題目來解說一下。」張定國說到這裏，暫時頓了一頓，同時把兩道銳利的目光向整個的會場橫掃了一下。

「好厲害！」全會場會員底肚裏都這樣想，立刻正襟危坐起來，像聽趙校長的訓話時一樣。

大家在張定國炯炯的兩目之下，屏住了聲息，靜待演說底「下文。」

「這八個字，」張定國向大家指着黑板上寫着的題目說，「都是說明事物底位置

和方向的，每個字底意義，極明白，極簡單，用不到我來說明。

「那末，爲什麼我要用這八個字來作題目呢？原來這八個字，足可以代表我今天所說的那種文章底特質。這種文章，與上次謝安石君所說的敘事文很相像，但在實際上，兩者卻絕對不同。敘事文敘述的是某件事情，我現在說的那種文章，牠所敘述的是某種物件；敘事文說的是某件事物底經過，而牠說的是物件底存在狀況；前者是動的敘述，後者卻是靜的敘述。關於後者，就是我現在所說的那種文章，姑且定名爲說明文。

「說明文所說明的『物件』範圍很大：一只輕巧的手錶，固然是個物件；但一個龐大的星球，當我們要用筆把牠寫出來的時候，也可以當作一個物件來看待的。大概在空間佔有位置的，不論牠底大小，都可說是物件。因此我們又可知道：說明文是有空間性的；反之，敘事文卻是有時間性的。

「上一次謝安石君的演說，說到在寫敘事文的時候須適當利用『不久』『一會兒』等等的詞，這一類的詞，可說是敘事文的特質。在說明文裏，當然不會有『不久』『一會兒』

等具有時間性的特質的詞；反之，牠所利用的，是具有空間上特質的詞，也就是說明某種物件底位置和方向的詞，舉例來說，即如『上下左右東西南北』等等。

「現在，請大家看主席所發的講義罷。講義上所印的二段文章，一段說明物件底位置，一段說明物件底方向，請大家來看一遍。」

聽衆展開剛才分得的講義，只見上面印着：

(1) 案頭中間放着一隻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是一個大磁盤，盤裏盛着十來個嬌黃色的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擺着一個比目磬，旁邊掛着小槌……

(2) 西湖在浙江杭州的(西)面，是我國的名勝。湖徑橫約十幾里，一面濱市，三面是山。山峯連續，有葛巔、孤山、南屏等，其中最高的是北高峯。原有雷峯和保俶兩塔對峙，雷峯早已倒塌，祇賸下一個塔基；保俶塔卻還巍然地矗立於(北)面……

「這兩個例，」張定國過了一會說：「第一個有敘述到物件位置的地方，第二個有敘述到物件方向的地方，都加着括號。但在這兩個例裏所用到的，祇有『左、右』和『西、

北；』我們如果在平時讀書的時候，對於說明文稍一留心，當然也不難把用『上下』、『東西』的文句找到。而且除了『上下、左右、東西、南北』之外，還有用『前後』來說明一種物件底位置的，我們也不可不注意。

「大凡對於佔空間位置較小的物件，在敘述的時候，祇要說明牠底『上下、左右』就夠；如講義上所舉的第一例。對於佔空間位置較大的物件，卻須說明牠底『東西、南北』至於『前後』，不論物件底大小，都可以用。例如『（前）有青山，（後）有綠水』是說明青山和綠水的，這兩種物件在空間所佔的位置，當然是相當的大；至於說：『那幅寫生畫裏，（前）面畫的是一架鬧鐘，（後）面畫的是一枝鋼筆和一隻墨水瓶。』其中所說明的鬧鐘、鋼筆和墨水瓶，在空間所佔的位置當然遠較青山、綠水爲小。

「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上下』、『左右』、『東西』、『南北』都是相對的說法。就是至少要有兩種以上的東西，放在一起，才有『上下』、『左右』、『東西』、『南北』；假使祇有一種東西，就無從說明牠的位置或方向。因爲有了『上』，才有『下』；有了『左』，才有

『右』、『東』、『西』、『南』、『北』也是如此。

「我們在握筆作文的時候，要敘述當前許多物件底位置或方向，最好先固定其中一件，作為中心點，然後再從這個中心點出發，來說明其餘各物。講義上的第一例，就是以大鼎作為敘述的中心點的，以下說的『左邊』、『右邊』，都是就大鼎而說。假使沒有大鼎作中心點，那麼『左邊』究竟是指什麼的左邊，『右邊』究竟是指什麼的右邊，就要令讀者摸不着頭緒了。

「在說明物件方向的時候，中心點的固定，也是必不可省。講義上第二例的第一句，說西湖在浙江杭州的西面，這『西面』就是以杭州為中心點而說的。

「一篇良好的說明文，牠所說明的各種物件位置和方向都有一定；假使照文章所敘述的來畫一幅圖，也可以辦得到；所謂『文章明白如畫』就是這個意思；但是敘述不清楚的文章，這一層就辦不到，例如說『左邊有花瓶』，同時卻並不說明中心點，讀者就不知道那隻花瓶是在什麼東西的左邊，當然，畫也無從畫起。



「記得我自己在一以前，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底家。』那時候我絲毫不懂說明文在寫作的時候須注意說明物件底位置或方向，滿篇是『轉了一個彎，就到客堂，』再轉一個彎，就到廚房』一類的句子，被胡先生批了一句『不知所云。』可是當時我還是莫明其妙，自己想：『轉了一個彎，就到客堂，』再轉一個彎，就到廚房，』分明一些也沒有說錯，爲什麼胡先生說我『不知所云』呢？諸位，你們當然知道其中的緣故，我也不多說了。」

聽衆聽張定國說到這裏，覺得「轉一個彎」的說法，委實含糊得好笑，都忍不住笑起來。同時張定國也就下了臺。

這時候，坐在會場最前排的秦蓮香，覺得自己也有一些意思要發表，就走上臺去。

「我前後聽了謝安石和張定國兩位同學底演說，實在很佩服他們研究的精細。不過我還有一些意思要補充：原來在普通的文章裏，敘事文和說明文並沒有截然的界限，在敘述某件動的事情時，也可以兼敘靜的物件。舉例來說，一篇題名書畫展覽會參觀記」

的文章，關於參觀的經過，即動的敘述，固然必不可省；但是那個展覽會的會場布置，即靜的敘述，也是必需的。」

【讀後作業】

- (1) 寫一篇兼有動靜二方面敘述的文章。
- (2) 任選一段寫景的文章，照牠裏面所說的畫一幅圖。

## 十九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 議論文的寫法

「學文，你來看，一個有趣的問題！」覺明向站在黑板面前的學文喊。

學文正拿着粉筆在演算錢幣兌換的算式，這時候恰巧算得了正確的答數；聽覺明喊得那樣起勁，就放下了粉筆，轉身跑到覺明的身邊去。

學文從覺明手中接過一本現代兒童，只見上面印着一個懸賞徵答的問題：桃樹先生桃子，還是桃子先生桃樹？

「那當然是桃樹先生桃子，」學文不加思索的說：「沒有桃樹，那來的桃子？」

「哈哈，我要問你：假使沒有桃子，當初又那來的桃樹呢？」

「噯，」學文圓睜着怪眼，仔細想了一想說，「這樣說來，這個問題竟和『雞先生蛋還是蛋先生雞』是一樣的！」

「是呀，這問題無論從那方面說，都說得通，可是又都說不通的。」

「這真應了俗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話哩！」

兩個人暫時靜默着。窗外飄來了謝安石吹口琴的聲音。

「學文，我又聯想起一件事來了；」覺明掩了卷說，「你知道我家鄰居的曹阿根嗎？這個人雖然是種田的，可是口才真不錯，假使他當初好好的受過一番教育，一定會成功一個演說家！他常對人說：『世上的事沒有一件是絕對好的，也沒有一件事是絕對壞的。無論那一件事，說牠好，固然說得通；就是說牠不好，也不會說不通。』他平時無論和誰辯駁，別人總輸給他，有時候輸了的人也明知他是『強詞奪理』，可是想不出別的話去反駁他，也只好自認輸了。你想，他底嘴多厲害！」

「你和他辯論過不曾？」

「我常和他辯論：起初他讓我先選正反兩面底一面，我就選定最容易說話的一面和他辯論；等到我輸了，我們再互相交換立場，讓我照他以前得勝的話去駁他；可是他又

會反敗爲勝！」

「這個人簡直是一個了不得的人材！」學文喫驚地說：「假使他能夠寫文章，還怕寫不出好文章嗎？」

「是呀，有一次他也對我說過，說他自己可惜不會寫文章。不過因爲他底善辯，在我倒受了不少啓發。」

「哦，怪不得梁先生說你近來寫議論文大有進步了。」

「你不要說得這樣客氣——進步呢，也許有一些，不過這一種議論性質的文章，到底不容易寫，這一些兒的『進步』恐怕與『成功』還差得遠哩！」

「告訴我，這種議論性質的文章是怎麼做的？」

「這個問題太難了，實在非我底能力所能正確回答。以前我聽爸爸說過，如果要想會寫論文，非先懂論理學不可。可是論理學的學問很艱深，你們小孩子是不宜學的。」

「那麼，你那篇被梁先生稱贊的論文，究竟是怎樣寫成的呢？」

「那篇文章其實說不上一個『好』字，梁先生不過想鼓勵我，才那樣稱贊罷了，我寫的時候，第一步是先確定自己底主張，然後再從已經確定的主張出發，搜集各種理由；接着把搜集攏來的理由整理一下，逐一寫出來；到末了，又把各個理由歸納成幾句簡要的文句，說明自己底主張是對的。」

「聽了你底報告，就可知道那篇文章的確已經寫得很有條理了！——你可以再把那篇文章給我看一遍嗎？」

覺明跑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從書桌中檢出他底作文簿來，遞給學文。窗外的口琴聲越吹越有勁了，這時候又配合着林文英底歌聲。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覺明聽到了窗外的歌聲，也跟着接唱下去。

學文呢，他並沒有留神到這上面，卻自顧自打開覺明底作文簿讀着：

## 乞丐應該救濟嗎？

「乞丐應該救濟嗎？」這好像是一個不必提出的問題。據一般人底意見，乞丐當然是應該救濟的。理由是：因為他們窮，他們苦。

可是據最近本縣警察局調查所得的報告，本縣的乞丐，中年人佔百分之八十，老年人、殘廢者和幼年人合計，僅佔百分之二十。因此我們知道：我們平時所救濟的乞丐，幾乎都是中年人。

因此以下我所發表的意見，都以中年人的乞丐為對象，這是應該先聲明的。

我以為像這樣的乞丐，不應該予以救濟。固然『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仁愛本是我們底美德；但我們底仁愛，應該施於適當的地方；像這樣的乞丐，實在不配接受我們底仁愛。

第一，因為這許多乞丐，都還在壯年時代，應該以自力謀生，不該受他人的接濟。假使這些人可以不勞而獲，那末，全社會底壯年人，都可以放棄各自底職業，去做不勞而

獲的乞丐了。那末，假使大家都不生產，又能向誰求得接濟？

第二，因為乞食是一種不勞而獲的行爲，所以很能使人養成懶惰的習性。做慣了乞丐的人，因為每天祇要一伸手，就可得到他人的佈施，這種生活雖然說不上好，卻是很安閒的；因此，即使他有了就業的機會，也會懶得去做工，寧願永遠做乞丐。我曾看到過一個乞丐，有一次人家給他四毛錢，叫他去做大餅油條的買賣；可是他得了那四毛錢，卻並不去做買賣；過了幾天，錢用完了，他依然做乞丐。這就是那個乞丐懶惰慣了的緣故。

第三，中年人去做乞丐，是社會底一種大損失。社會的進步，完全繫於人類的努力；而在全體人類中，中年人卻最富有推動社會進步的能力。假使有一個中年人放棄了爲社會服務的責任，社會便減少了一個推動的人。現在社會上有這許多乞丐，放棄了爲社會服務的責任，豈不是社會底大損失？這許多乞丐，假使我們不肯去救濟，他們當然會起來『自救』，要自救就要靠他們自己努力，方才能夠自食其力；這樣一來，同時



社會底損失就可以減少了。

總之，中年人做乞丐，是極不應該的事；他們不肯以自力謀生，養成了懶惰的習慣；對於社會底損失是很大的。我們去救濟他們，實際上就是幫助他們做不應該做的事。

【讀後作業】

- (1) 試寫一篇乞丐應該救濟的論文。
- (2) 你以為寫論文最難的是在那一點？應該怎樣解決？
- (3) 和別人辯論一件事，把雙方辯論的經過寫出來。

## 二十一 本帳簿

——日記的寫法

運動場上東一堆西一羣的，都是孩子。他們已經做完了一天的功課，於放學以前夕陽將墜的一小時中，儘在那裏縱情嬉戲，藉以恢復一天來的疲憊。

學文和覺明，這時候也整理好了各人底書包，互相攜着手兒，向運動場走來，一面還唧唧噥噥地不知談些什麼。

他們一面走，一面說，剛走近運動場底門口，只聽得「蓬」的一聲，把他們嚇了一跳；抬頭一看，見胡先生正立在左首橫廊上第五教學室底門前，臉上露出懊惱的神色。他底左臂灣裏夾着三四十冊作文簿，右手又拿着另外的一本。

「喂，老胡，你關門怎麼關得這樣響？」

這時候，梁先生從橫廊的後段走了過來，喊着胡先生。學文和覺明也不自覺地放了

手，立定了。

胡先生回過頭去，可是並不答話。

「你那隻手拿着的是什麼？」梁先生又問。

「一本帳簿！」胡先生把右手的一本作文簿遞給梁先生。

「哦，原來又是王才德底文章惹了你！」梁先生看了作文簿上的姓名，說，「怎麼又說牠是一本帳簿呢？」

「你看了牠底內容自會明白。」胡先生苦笑着。

梁先生打開了王才德的作文簿，學文和覺明也走了過去。

「原來是王才德底日記簿！」覺明暗暗地攙了一下學文底手。

「他每天的日記都是記帳式的；我不知說過他多少次了，可是他總不聽我底話。」胡先生說。

梁先生暫時不說話，翻到了昨天的日記，只見上面寫着：

五月二十一日 天晴 溫度 78°。

早上起來，幫爸爸到田裏去澆水。澆好了水，又跟爸爸剝了兩大籃蒼蘆。共重十七斤半。據爸爸說，十七斤半的蒼蘆可以賣五角多錢。早飯後，上學校。上午的功課是國語、算術和社會，國語課讀南京路上的血跡，算術課學習分數乘法，社會課學習畫東三省的地圖。下午的功課是音樂、自然、勞作和體育。音樂課唱五卅紀念歌，自然科研究蚊和蠅；勞作課描五卅慘案的想像圖，體育課做番薯賽跑。

梁先生看完了王才德昨天的日記，又翻看了一下前幾天的，掩了卷說：

「怪不得你說他是一本帳簿！」

「可不是嗎？」胡先生說，「我幾次對他說，教他不要專記每天照例做的事，要記一天中值得有記述價值的偶發事項；可是他老是不肯改。」

「是的，你對他說的確是極重要的一點，這樣帳簿式的記述，實在太無意義了。」

「而且，我爲了他們（指五年級的同學）不知道記日記的方法，曾化過二節國語

課的時間，對他們詳細地說過的呢。說過以後，別人都有了顯著的進步，可是他……」

「你怎麼對他們詳細地說的？請再覆述一遍，如何？」梁先生笑着，一面指着學文和覺明說：「你看，這兩個孩子倒正預備聽你的話。」

學文和覺明被梁先生這麼一說，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各人一看自己，才知道和二位先生站得太近了，幾乎擠在一起。——就慌忙退後了一步。

「唉，假使王才德能夠像你這兩個學生這樣用心，我也可省下不少精力了！」胡先生說着，又轉身向着學文和覺明：「你們真是好孩子，怪不得梁先生常在我面前談起你們，向我表示驕傲。日記的記法，你們當然已很明白，還要等我來告訴你們嗎？」

「不，」梁先生說，「他們也並不記得怎樣好，請你不吝賜教！」

胡先生聽了這句話，才開了笑臉，興奮地說：

「日記這東西，其實是各種文體的縮影；在日記裏面，敘事固然是最主要的，但抒情也不可省，此外對於事物的說明，以及對於某件事項底意見等，也都可在日記裏發表，所

以。日。記。是。包。羅。各。種。文。體。的。不。過。牠。雖。然。包。羅。各。種。文。體。卻。並。不。是。長。篇。大。論。這。一。點。是。牠。底。特。色。」

胡先生說到這裏，從左臂灣裏一疊作文簿中，檢出一本書來，書名是日記選輯。他用右手敏捷地翻開那本書，指着書中底一段日記，向學文和覺明說：

「你們跑攏來看！」

二個孩子跑近胡先生的身邊，梁先生早把那段文字讀了出來：

「下了好幾天的雨，今晚纔見到一彎眉月，在雲端裏徘徊。誰知就寢之後，又是一陣猛雨，不久雨勢稍殺，枕上讀愛的教育數頁，就掩卷睡去。夢中，忽聞雨聲又急，間以雷鳴；急起往視各處，已有好幾處滴着漏水。約一小時後，雷雨方止，天也快亮了，遙想好友潔如所搭的火車，這時候大概也將抵滬了。」

「晚上的雨，也有這許多好寫，而且寫得這樣逼真！」學文忍不住讚歎起來。

「像這段日記裏，就是敘事夾着抒情的。抒情的地方，祇有末了的一句；這一句表面

上看去似在敘事，其實是對於友人別離後的懷念。

「你們在沒有寫慣日記之前，常感到日記的取材不容易——固然像王才德那樣的記法，也不愁沒有可寫——可是一天二十四小時，如果在握筆將寫的時候，稍稍回憶一下自己在二十四小時中活動底經過，決沒有無可取材之理的。有的人實在是因為懶惰，連不費氣力的回憶也不肯做，於是就說無材可取；還有許多人雖然並不回憶，卻也不愁無材可取；原來他會扯慌，在日記簿裏扯幾句謊話就了事。謊話根本不該扯，而日記因為以記實為第一個條件，所以尤其不容扯謊。這一點你們也要注意。

「時候已經不早，將放學了，你們記住了這幾句話，能夠依照着切實做去，日記的事也可說是盡了。」

### 【讀後作業】

(1) 把胡先生底談話歸納出幾個要點，寫一篇「日記的記法」的文章。

(2) 試寫日記一篇，檢查自己底日記犯了什麼毛病沒有？

## 二二 父親大人入目

——書信的寫法

五卅紀念以後的一天，是讀寫研究會第十次集會的會期。到了開會的時候，雖然鐘聲響了，許多會員都還不知道這次演說的人究竟是誰；大家懷着滿肚子的疑惑，進了會場。

過了一會，主席走上臺來，向大家報告說：

「我們讀寫研究會的每次集會，都有一個會員來演說，這些會員都是在開會以前預先約定的。可是到了最近，就我們知道的能夠演說的會員，差不多都已經演說過了。這次的集會，直到我現在說話的時候為止，還找不到演說的人。可是我們幾個執行會員，也會這樣想過：在七八十個會員之中，能夠演說的人決不僅止於以前演說過的九個；怕是因為我們不十分詳細知道大家的能力，以致有許多能夠演說的會員沒有給我們發現。」



因此今天的集會，想請大家自動的上臺來演說。萬一這個辦法失敗了，我們就只得去聘請先生。現在，我們先來試一試第一個辦法——有誰願意來演說的，請不要客氣，也不要畏縮，先舉起手來！」

主席說完了這句話，就巡視全場的會員，希望有人會自告奮勇地舉手。忽然，主席現出了笑容，擺手向會場後方的三個人說：

「請把手放下！」

許多人立刻回轉了臉向後方看去，可是已經瞧不到所舉的手，只聽得主席接下去向大家說：

「剛才已經有陳福元、潘明和魏志澄三位會員舉了手，現在請三位中無論那一位上來演說吧。」

三個人略略推讓了一會，大家就見五年級的潘明走上臺來。

「我今天所講的題目，叫做『父親大人入目。』談起這個題目的來歷，倒還是一個

笑話：

「原來從前的人在寫信的時候，長輩和幼輩的界限，是分得很嚴的；因此父親寫信給兒子，開頭就呼喚一聲『某某吾兒』或『某某小兒』而做兒子的覆信給父親，就得尊稱一聲『父親大人』；不但是『父親大人』而已，有時爲表示更尊敬的态度起見，還在『父親大人』的下面加上『膝下』『敬稟者』一類的詞；而做父親的，有時也就在『某某小兒』之下，添上『入目』一類的詞，以增高自己的地位。

「有一次，有一個做兒子的接到他父親一封信，在覆信的時候，除寫了『父親大人』之外，不知道怎樣才能表示自己更尊敬的态度；一看他父親底來信，稱呼底下面有『入目』兩個字，就胡亂地把這兩個字移用到『父親大人』底下面去，寫成了『父親大人入目』，等到把全信寫畢，就毫不遲疑的把信寄出了。

「他底父親接到了那封信，不禁勃然大怒，連罵他底兒子『小畜生！』不置。（聽衆大笑）

「他底父親爲什麼要勃然大怒呢？那自然是因爲『入目』兩個字出了毛病。本來，『入目』的意義，原爲『看』對於父親也談不到什麼侮辱；可是因爲這兩個字一向被長輩的人用慣了，無形之中，滲入了輕蔑的意味，因此才使做父親的生了氣，做兒子的受了屈。」

「從這個笑話裏，我們知道從前人對於寫信是看做一件如何重大的事，同時又是一件如何不容易的事。如果一不小心，出了岔子，被罵還是小事呢！不過，這是從前的人寫文言文信的故事；說到日前，大家都已經用語體來寫，那種形式上尊卑的界限也早已打破，這樣的的笑話自然也不致再鬧了。」

「話雖是這樣說，寫信這件事究竟是不可胡做的。如一味胡寫，雖然是語體文的信，也未嘗沒有鬧笑話的可能。記得我家的鄰居應先生，前天接到他兒子從漢口寄來的一封信，信內自稱『弟在漢口平安，請勿掛念，』豈不也是一個大大的笑話？（聽衆大笑）

「語體文的信，固然形式上尊卑的界限是廢止了，但也有一定的格式。現在我們就

來談談這種格式，怕不是無意義的事吧。

「通常在一封信裏，開頭的稱呼總是要的；如果沒有稱呼，那封信究竟寫給誰看，人家就莫明其妙；固然，這信封上也有收信人的姓名，但是爲習慣上大家都這樣做，如果有一封信沒有稱呼，收信人看了就會起不自然的感覺的。」

「稱呼之後，接下去就寫正文。正文是和文章一樣的，發信人要想向對方說什麼話，都寫在這一部分。不過在格式上寫到正文的時候，通常總比稱呼低一格，爲的是發信人自己陳述的意思，要表示客氣。至於正文內說到對方的時候，也最好空一格寫或轉行寫，這也無非表示客氣。」

「現在，我們爲求明瞭起見，且來舉一個例。」

潘明說到這裏，就走到黑板面前去，拿起粉筆來寫。可是他底身材太矮小了，聳起了脚跟，還不夠半黑板高。主席看見了，慌忙端了一條長凳，請他站上去寫。

大哥：

我自從離家以後，轉瞬已一年了，一年來住在姊夫家裏，生活很好，請

你和媽媽不必掛念。近來因為閒着沒事做，很想看看雜誌或報紙，不知道

你那裏有沒有新出版的書報？假使有，請寄一些給我……

「我底例舉得很不好，祇不過借此把上面所說的要點做個對照罷了，請大家不要見笑。」潘明暫時頓了一頓，又說：

「等到正文寫完了，就需要寫一句問候的文句，藉此做個結束，問候句中說到對方的部份，也要轉行寫；並且爲使全封信的形式美觀起見，最好把這一部份寫得和稱呼一樣齊。問候完了，再在較低的地方寫上發信人的姓名，更在姓名的一旁注上寫那封信的月日。」

潘明又爬到長凳上去，把剛才有「……」的地方抹了，接下去寫：

（接上例）祝你

快樂！

志遠五月三十一日

「這封信，因為是弟弟寫給他哥哥的，大家都是同姓，所以具名的時候用不到再加姓。如果對方是親戚或朋友，那末姓就不能略去。

「信的內容說到這裏已經完了，現在接下去談信封的格式：

「信封上所寫的，可以分做三部份：第一是收信人底地址，應寫在信封底右側；第二是收信人底姓名，應寫在信封底中央；這一部份除了收信人底姓名之外，通常又在姓名底下面加寫「先生收」或「女士收」等字樣；第三是發信人底姓名和發信的日期，在必要的時候（例如寄掛號信或對方不知發信人的地址時）還要添寫發信人底地址。」

潘明說到這裏，又回轉身體要爬上長凳去舉例，只見梁先生已經立在黑板旁邊，在替他寫了：

上海南市光啓路十號

俞 志 清 先生 收

寧波俞寄 五月三十一日

「我替你寫的不錯嗎？」梁先生轉過身來，問潘明。潘明點點頭，全場的會員都拍手笑了。

【讀後作業】

- (1) 寫一封給父親的信。
- (2) 信底內容，最重要的是那一部份？
- (3) 信封上最重要的是那二部份？

## 二二 猷子和音樂家

——詩的寫法

「覺明，我聽梁先生說，我們六年級不久將舉行畢業考試哩！」

「那是當然的，無忌。」覺明回答說：「要畢業總得受一次畢業考試。」

「不——」柳無忌剛要接上去說，忽然他們的話題引起了同級的學文、李若愚、李月娥、張定國等底注意，都跑了過來。

「畢業考試究竟在那一天開始？」

「畢業考試究竟是怎樣考試的？」

「……………」

大家七嘴八舌的說。無忌因為他底話被大家打斷了，張大了兩隻眼睛，像在那裏生



「你們不要這麼急！」覺明說，「天氣熱得很，請大家站開些，先讓無忌把話說完了。」

「我說的可並不着重在畢業考試。不過因為畢業考試的日期逼近了，我們底讀寫研究會還有二次集會不會舉行，將來一面要考試，一面又要開會，豈不是要忙不過來？」

「哦，正是，我們倒忘了，幸虧無忌提醒了我們。」覺明說。

「聽說五年級的同學，他們雖然沒有畢業考試，不久也要受學期測驗了。」學文說。

「那末，我看還有兩次讀寫研究會不要開了吧。」

大家回頭去看說話的人，原來是李若愚。

「不，這樣辦我不贊成，做事總得有始有終！」林文英本來坐在遠處看書，忽然把書放下了，揚着手在那裏高聲反對。

「這樣我也不贊成！」許多人都異口同聲的說。

「我想還是這樣吧：把末了二次的讀寫研究會提早舉行，那末無論在讀寫研究會方面，無論在考試方面，都不會有什麼妨礙了。——不過這件事最好開一次執行委員會

來討論一下。」學文這樣提議。

大家都贊成學文底主見。

執行委員會開過了，議決的辦法是：第十一、十二兩次的集會，提前於六月五日、十日陸續舉行。

到了五日那一天，大禮堂裏照例是擁擠得水洩不通。主席等會員都到齊了，就分給每人一張紙，只見上面印着三首詩：

天上的街市 郭沫若

遠遠的街燈明了，

好像閃着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

好像點着無數的街燈。

\* \* \*

女二公口公 夏一止公

我想那縹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上陳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 \* \*

く一巧く一巧

你看那淺淺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寬廣。

〃〃〃

販魚郎 臧克家

魚在殘陽中閃着金光，

〃〃〃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夠騎着牛兒來往。

\* \* \*

我想他們此刻，

定然在天街閒遊。

一又

不信，請看那顆流星，

恐怕是他們提着燈籠在走。

カノカノ

下又

カノカノ

大家的眼亮在魚身上，

己ノ亮

秤桿在他手底一上一下，

他的臉是一句苦話。

\* \* \*

人們提着魚散了陣，

把他丟給了黃昏，

一雙筐子朝他看，

像兩隻空虛的眼。

\* \* \*

「天大的情面借來的本錢，

末了掙回來不夠一半，

早起晚眠那不敢抱怨，

本想在苦碗底撈頓飽飯。」

\* \* \*

暗中潮起一陣腥氣，

銀元譏笑在他的手裏，

尸九已矣

雙手拾起了空筐，當他想到：

家中挨着餓的希望。

溫靜的綠情 應修人

也是染着溫靜的綠情的，

夕夕夕

那綠樹濃蔭裏流出來的鳥歌聲。

\* \* \*

鳥兒樹裏曼吟，

夕夕夕

鳴兒水塘邊徘徊；

狗兒在門口摸眼睛，

小貌兒窗門口打瞌睡。

大家還沒有把三首詩讀完，就聽到臺上已有人在演說了，抬起頭來一看，原來是陳

人呢？——

還是去鋤早田了，

還是在炊早飯呢？

\* \* \*

蒲花架上綠葉裏一閃一閃的，

原來是來偷露水喫的，

夕夕夕

紅紅的小蜻蜓！

福元。

「今天我底講題，是『獸子和音樂家；』」他說：「我把獸子和音樂家連在一起來說，大家也許會感到一種不愉快；因為通常我們對於獸子的印象是很壞的，甚至常有人用『獸子』兩個字來罵人；而對於音樂家呢，我們的印象卻又特別的好。

「其實就獸子而論，未嘗沒有幾處可取的地方。我曾在了一本書上，看到著作者頌贊過獸子，他說在這個虛偽百出的社會上，祇有獸子才會說幾句真實的話。不是嗎？那些所謂『久經世故』『老成練達』的人們，對人從來不肯用坦白率真的態度，一味『口是心非』向人敷衍；假使社會都是這樣的人，沒有一個獸子，來說幾句真實的話，揭破虛偽者的假面具，社會不知要黑暗到何等地步！獸子的惡名，本來是自稱聰明人的虛偽者加上去的，因為他們厭惡揭破他們假面具的人！

「不過我現在要贊美獸子的，倒並不在於他能揭破世人的假面具，卻在於他底豐富的想像能力。這個在後面我還要詳說。

「我究竟爲什麼把馱子和音樂家連在一起呢？原來我們在寫某種文章的時候，自己必須是一個馱子，而又是一個音樂家，所謂『某種文章』不瞞大家說，就是『詩』。」

「大家一定都已讀過詩，詩是怎樣的一種文章，大家差不多都知道了。不過對於詩，僅僅是表面的認識，是不夠的；而且除了認識，還要自己會寫。要想對詩有進一層的認識，要想自己能夠寫詩，就非明白詩的特質不可。

「詩的特質是什麼呢？就是馱子的特質加音樂家的特質。（這裏所說馱子的特質就是指他豐富的想像能力。）把這兩種人的特質合起來，就等於詩的特質。換句話說，具有這兩種特質的人，才可以認識詩，才可以寫詩。

「現在，請大家讀一遍剛才主席所發的三首詩。」

陳福元說到這裏，暫時頓住了，一面走到黑板邊去，畫了一個表：

詩

馱子的特質——內容

音樂家的特質——外形

等了一會，大家都把三首詩讀完了，等待陳福元接下去說。

「詩的獸子的特質即豐富的想像能力，是屬於詩底內容的；而音樂家的特質是屬於外形的。先就內容的特質來說，如第一首天上的街市，就充分的證明了這一種特質。天上有沒有街市，誰也不知道，聰明人爲保持他一向聰明的信譽起見，對於這樣的事情，不敢胡說亂道，他只會說：『今天的天氣真熱啊！蒼蠅和蚊子真可惡呵！』（聽衆大笑）一類的話。可是獸子呢，卻有的是一副獸頭獸腦，他不顧一切，不打誑語，只要是他自己所想到的，無論是真是假，是是非非，都忍不住要說出來。在這首詩的第一節裏，用了兩個『好像』，後面一個『好像』就是獸子對於明星的猜想。起初他是這樣猜想，可是猜想到後來，他就毅然決然的把天上有街市的事肯定了，因此在第二、三節裏和第四節的前兩句裏，接連的用了不少『定然』到末了，還恐怕別人『不信』，再加上一句強而有力的證明。使不信的人，也不由得相信起來。

「從那首詩裏，我們看到獸子想像力的豐富，真是無與倫比！



「不過，我在上面說了許多『獸子，』應該加上一個聲明，會做詩的獸子和普通的獸子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是：會做詩的獸子是暫時的，做完了詩，他就不是獸子了，不像普通的獸子，常是那樣的獸着；會做詩的獸子祇有獸子底長處——有豐富的想像力，沒有普通獸子底短處——普通的獸子連自己的行爲也是獸的。所以請大家不要誤會，以爲這首詩的作者真的是一個普通的獸子，（聽衆大笑）因爲普通的獸子決不能寫出那樣有條理的詩來的。

「這一種獸子所特有的豐富的想像能力，實在是每一個做詩的人所不可缺少的。我們就其餘二首詩來說，也可以見到同樣的情形：如販魚郎一首的『把他丟給了黃昏』、『一雙筐子朝他看，像兩隻空虛的眼，』『銀元譏笑在他的手裏，』『溫靜的綠情』一首的第二節和第四節的『蒲花架上綠葉裏一閃一閃的，原來是來偷露水喫的紅紅的小蜻蜓！』等都是這些詩句，決不是普通人所能隨便想像得到的，可是詩的好處，詩的精神，詩的生命，卻都寄託在這一類想像力豐富的文句上。

「其次，我們要談到詩的外形。詩的外形，所包括的不止一端，可是其中最重要的，卻在音樂家的特質上。音樂家的特質是什麼呢？大家當然知道，就是音樂的特質。

「在詩裏，音樂的特質就是押韻。不押韻的詩，固然也有，但總不如押韻的詩，讀起來能令人發生音樂的美感。押韻的意思就是一個詩句的末一個字和另一個詩句的末一個字同韻，例如天上的街市一首：第一節第一句末一字的『了』和第三句末一字的『了』是同韻，韻母是『古』；第二句末一字的『星』和第四句末一字的『燈』也是同韻，韻母是『ㄥ』。第三節的『廣』和『往』押的是『ㄨ』韻，第四節的『遊』和『走』押的是『ㄨ』韻。在販魚郎一首詩裏，也有押韻的地方，請大家自己去找。

「在詩裏，還有在同一句裏用疊韻字的方法，牠底性質和效用也和押韻一樣。例如天上的街市一首的『遠遠』、『無數』、『明星』、『縹緲』、『淺淺』和『燈籠』，販魚郎一首的『大家』和『人們』，溫靜的綠情一首的『綠樹』、『徘徊』、『紅紅』和『蜻蜓』。

「除了上面兩種同韻字的用法之外，此外更有一種『雙聲』字。同韻的字，牠們的

末一個韻母是相同的；『雙聲』的字，恰好和牠們相反，是兩個第一個聲母相同的字。例如販魚郎一首裏的『身上』，『身』字的第一個聲母是『尸』，『上』字的第一個聲母也是『尸』；又如『黃昏』，『黃』字的第一個聲母是『尸』，『昏』字的第一個聲母也是『尸』。至於上面說過的『遠遠』和『紅紅』，因為本是一個字的疊用，所以也可說是『雙聲』。這種雙聲的字，我們在讀的時候或聽的時候，也一樣的能引起音樂的美感，所以在詩裏所佔的地位也很重要。

「這一種音韻和諧的文字，一方面固然是屬於外形的特質；但有時候若韻底性質選配得好，還能助長內容底氣勢。例如一首義勇軍殺敵的詩，若韻的性質能和內容慷慨激昂的情調相應，鏗鏘如刀鎗相激而發的聲音（如『尤』韻『ㄣ』韻『ㄛ』韻，）那末這首詩讀起來一定更易感動人了。

「諸位會員！你們會寫詩嗎？——我希望大家來試試看！」

【讀後作業】

- (1) 默子的特質一節中，其中有說到與活的文句寫法有關係的地方，試參看菩薩和活佛一節，加以比較。
- (2) 試寫一首送別畢業同學的詩。
- (3) 指出販魚郎一首詩裏還沒有舉出的二個雙聲字。

## 二三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標點符號使用法

過了五天，不覺又到了讀寫研究會第十二次集會的日期。

天在降着霉雨。大禮堂中比平時潮溼了許多，可是儘管潮溼，到會的會員還是和上一次集會時同樣的擁擠。

「可惜祇有這末一次的集會了！」每個會員底心裏，都在這樣歎息着。大家都不作聲，默默地瞧着講臺上的動靜。

主席上來了，他向大家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可惜祇有這末一次的集會了！」

他說出了每個會員心裏底感慨以後，接着又說了一套讀寫研究會結束的話；大家聽了，不由得更發起急來。但是雖然發急，大家還依舊是默默地瞧着講臺上的動靜。